

## 黑猫城市

### (一)

据普尔雅特维奇·鲁西说，在记忆开始消逝的时候，人们潜意识里都有杀猫的冲动。

K 城里的猫特别多，黑色，像人们偶尔遗失了的影子。夜里睡眼蒙眬的人们推开窗，常常可以看见牠们飞跃于大厦的顶部，从这一幢到那一幢，极其迅速，在微弱的灯光下，那是一团团的黑影。

如果鲁西的话属实，那么当猫窜进暗巷，牠们多不能逃过在那里守候的失忆症患者。因为即使徒手的捕猫者也往往能敏捷地擒住猫身，垂死挣扎的猫在半空里舞着爪，但喀勒一声，脖子已被扭断；或者另一些手执扫帚拖把的，会对准猫的头部，狠命地挥去，猫的脑骨迸裂，血液掺和略带点粉红的脑浆溅了一地，在黑夜里漫开一种带腥味的华丽。但过后捕猫者总不会忘记把它们仔细洗刷掉，把猫的尸体或残肢都丢进黑色的垃圾胶袋中，捆好，然后爬上家里的床甜甜的睡去。城市的横街小巷每夜里有千百只猫集体死亡，但清晨来临时，当如水的阳光漫过长街，黑夜与人们的记忆便皆消散得无影无踪。

在纪月居住的小区，堆放在暗巷里的垃圾胶袋会在清晨被送到附近的垃圾场，等待一辆笨重的垃圾车摇摇晃晃的把它们运走。纪月听说它们最终会被倾倒入海里。她想象这些胶袋流经另外几个城市后，便会到达离开这里很远很远的大海。它们飘浮在海面，像是被阳光打散了的黑夜，散成那么一点一点的，那是一种即将消逝的悲伤情调。

渐渐从失忆症中康复过来的纪月这时站在窗前，看着那些放置在空地上的黑色胶袋。风吹过，胶袋的袋口窸窣窸窣微微颤动着，远看像一片黑色的花田。而风中果然有一朵花绽开了。纪月好像看见一只披着一身闪亮黑毛、镶着青色眼珠的老猫，挣扎着从慢慢张开的袋口里钻出来，迅速越过不远处的篱笆，逃去无踪。在垃圾场外的途人匆匆而行，仿佛那猫影只是纪月的幻觉，那当然是幻觉，这并

没有什么可惊讶的，这个城市的人本来便常常产生幻觉。

(二)

一个披着黑色长身风衣的女人再一次在垃圾场前经过。这时她才惊觉一片黑色的风景已经在她眼前重复出现多次了。她抬头望向四周高耸的大厦，那些幽暗的窗格子看上去像是一张张哑默无言的嘴巴。女人显然忘记了自己正要往哪里去。她惶恐地四处张望，似乎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本来就是可疑的。直至摸索到风衣袋里一本黑色的记事簿时，她才稍稍安心下来。

2 15 带黑色袋子到红灯山去

女人失望地发现自己身上并没有什么袋子，但她很快注意到那一大片被铁丝网围着的黑色的胶袋，她把身体贴着那坚硬的网，猜不透它们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而红灯山是什么地方？

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男人这时踏着嗒嗒的脚步声在她身后经过，女人转过身来看着他急步远去，直至拐进一条横街。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白衣男人再次在她眼前经过，但女人还是没有向他问路。她悄悄的走进了街道另一端那幽暗的隧道。

(三)

正赶往纪月家的医生匆匆瞥见那站在铁丝网前的黑衣女人，当医生想起那好像是他从前一个女病人，并重新回过头去时，却发现街道上已是空无一人。

自从治疗纪月的病以来，医生便一直显得有点精神恍惚。现在他开始有点相信，像那位叫鲁西的生物学家所说，失忆也许是一种传染性的病症。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忧心忡忡的忆年来到医生的面前，坚决认为他太太纪月患了失忆症。忆年这样说是因为与他结婚多年的妻子这阵子和他做爱后，总是突然大哭不止。披散着长发的她退到墙角，把自己蜷缩成一团，以充满仇恨的目光睨着忆年，一口咬定是忆年强暴了她。

#### （四）

医生第一次来到忆年家里时，便看到蜷缩在窗边的纪月。纪月的皮肤很薄，静脉清楚地透现着，使她看上去蓝幽幽的很不真实。纪月纤细的手脚都被麻绳捆着，绳的另一端则系在窗棂上，但她看上去好像还是能一下子消失似的。屋里的窗全都关上了，纪月以一种绝望的眼神看着窗外。

把她捆起来是怕她离家后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忆年解释说。然后他又贴近医生的耳边：当然，老一辈的人说，关上窗户能阻止记忆的流走。

医生不理睬忆年，弯腰柔声问纪月道：你能记得些什么？

纪月回过头来，仔细地端视着医生的脸，像是看着一只蚁在他脸上爬行，过了好一会才说：像许多人一样，只能记住现实的一小部分。

医生避开纪月玻璃般的眼眸，仿佛它能把人看得支离破碎似的。他转过脸去对忆年说：很好，看来你太太的问题并不严重。

医生让忆年坐好，自己也就着一把靠近的椅子坐了下来，然后他要求忆年开始忆述他和妻子的往事。

显得有点拘谨的忆年看着纪月，又看看医生，久久说不出一句话。过了好一会他才讷讷的问：该说些什么？

随便，譬如说，第一次约会时穿了什么衣服。

忆年舒了一口气，看纪月一眼：这个我一直记住……那时她穿了一件粉红色像护士袍那样的立领上衣，牛仔裤……起初我以为她戴了一对粉红色的耳钉，后来我拨动她的长发时，才发现那是她的耳垂因为发炎而有点红肿。

很好，继续吧，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把她带到一个公园去……忆年顿了顿，笑笑说：其实不就是接吻、拥抱……还能有些什么？

那天有一个卖烤地瓜的贩子。沉默的纪月这时突然说。

明明是夏天，哪来的什么烤地瓜？忆年不禁皱起了眉。

医生却不理会忆年，随意的问了一句：是紫心的吗？

是的，我看到那些切开了的地瓜，紫色的地瓜肉像是涟漪般一圈圈往外推。

医生这时看了看天花板，追忆什么似的说：那天下着毛毛的雨呢。冬季里少有的雨天。

所以那个贩子叫卖的声音听上去像是有点潮湿。

事实也没有什么途人，只有拿着一个饼干罐子的老人替他买了一个烤地瓜……

忆年听医生与纪月一问一答的追忆着那些仿佛跟他毫不相干的往事，竟无法插进一句话。焦虑不安的忆年想要打断他们，却发现纪月的目光难得这样平静柔

和。他发现自己最后只是把手放在关上了的玻璃窗上。他奇怪他的手不能穿过冰冷的玻璃，触碰到外面的世界。

这一次治疗由中午持续至黄昏。医生离去前把捆着纪月的麻绳解去：相信我，你的妻子能认得回家的路。

而纪月的确好像好了起来，她利索地做了饭，吃饭时仍兴致勃勃的跟忆年说着往事，还不时掩着嘴笑了起来，但忆年苦恼地发现，他对她所说的一切竟没半点印象。

以后几天医生和纪月继续坐在窗前追述忆年与纪月的爱情岁月，到后来甚至包括他们做爱的过程，身体种种纤细的感觉，这些细节逼真得让忆年无法承受。这时忆年只好看着窗外，他看到大厦的顶部好像总有猫影闪过。每一次看到猫的出现，他都觉得自己的记忆同时被叼走了。

纪月的笑容却变得越来越灿烂，看上去年轻又健康。忆年现在总是对人宣告患了病的也许是他自己而不是纪月。

忧郁的忆年没有再次寻求医生的协助，却开始与多年不见的情人幽会。

## （五）

为了重拾记忆，忆年恢复参加了一些大学、中学同学的聚会，然而当那些陌生的面孔兴高采烈地忆述学生时代的生活时，忆年总是心不在焉地看着邻桌的空座，不能确定是否那才是属于他的座位。

热闹的人群在黑夜里散去，当悠悠在昏黄的灯光里微笑着向他走来时，忆年对她也没有一点印象。但从悠悠亲热的态度看来，他只能相信他们确曾相恋过。

悠悠带着忆年到处追忆他们的爱情。但城市的变化那样大，谁也说不准哪里才是可以供他们凭吊逝去岁月的旧地。悠悠拿出一本年代久远的地图，指着前方，欣喜的告诉忆年他们曾在那里鬼混，然而记忆里的花园却已经消失了，悠悠失望的看见在相同的位置现在是一个苍白的广场，一个拿着饼干罐子的老人带着疑惑的目光瞥了瞥他俩。

广场的入口有一个卖地瓜的贩子，不远处便站着那老人。老人盯着那些热腾腾的地瓜好像已经很久了，最后才犹犹豫豫的从罐子里掏出几枚硬币买了一个，离去时还一面唠叨着：看来不会很甜……

广场中央是一个很高的铜像。悠悠和忆年走近去。

这人是谁？忆年问。

鲁西，这城市的第四任市长。据说成功推行了清洁城市的计划。悠悠看着铜像下的介绍文字说。然后她和忆年仰着头把那张黄澄澄的脸看了许久。

城市各处不知何时立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像和纪念碑，好像那样能凝住飞逝而去的时间。但当忆年看到电视屏幕上，那许多浮上 C 城浅滩的死猫时，他便觉得好像是许多记忆死去了。

C 城当局仍在调查海面无端浮出大量死猫的原因。他们不排除这与近日恐怖分子的连串活动有关……

坐在公寓床上的忆年与悠悠觉得世界正在发生着各种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他们抱紧彼此的身体，好像这样才能止住无法抑制的颤抖。

冬夜里的风通过一扇没有关好的窗，吹动了公寓房间里那幅百页帘，啪啪的敲打着窗框，忆年与悠悠觉得世界仿佛变轻了，瓦解在那飘浮着死猫的海面。在黑暗中充满恐惧的忆年与悠悠拼命摸索对方的身体，像是无望地要抓住一块浮木，但即使抓紧了还是觉得那样不踏实，不安稳。

(六)

与忆年幽会后，悠悠的旧病便不可收拾地复发了。

她从忆年身上取来留念的毛发和指甲、他们拍的照片，回到家里总是无端消失。她自以为打开了雪柜门，不知怎的里面却跌出红红绿绿一双双的鞋子。后来，她开始看到不认识的人在沙发上出现，比如说薄饼速递员坐在那里很香地吃着辣肉肠薄饼；一个跷着脚在剪脚甲的肥胖女人回过头来，咧着嘴，亲热地对着她笑，于是她感到手里那准备拍打蟑螂的拖鞋变得像一线风筝那样遥远而轻飘飘的。

她把自己关在房里，但夜半醒来，却发现一个赤裸的陌生男人正坐在她身上。悠悠尖叫着推开房门，像涉足从未到过的街道，寻找通往洗手间的门。躲进洗手间的她，整夜听着从水龙头滴下的水珠在洗手盘上炸开，发出巨大的声响。

面对变得异常陌生的家居，悠悠开始发疯似想念着忆年。好像只有通过他，悠悠才可以感觉到现实。悠悠小心翼翼的在笔记本上记下第二天与忆年的约会：

2 15 带黑色袋子到红灯山去

当那天忆年提到「红灯山」时，悠悠内心便充满了激情，因为她清楚记得中六那一年他们曾偷偷相约到那所公寓去。那时她带去了从父亲抽屉里偷偷取来的一个黑色避孕袋，最后却并没有用上……

(七)

忆年在一个建筑地盘等待久未出现的悠悠，开始担心她是否迷了路。

那天他心血来潮，把悠悠约会到此，只是因为他从家中翻出一本看来属于中学时代的笔记本子：

## 2 15 带黑色袋子到红灯山去

忆年记不起「黑色袋子」是指什么，或者二月十五（二时十五分？）他要到红灯山去干些什么，但记忆中的红灯山是他中学时代常去玩乐的一个小山丘，因为山上有一座灯塔，夜里总可以看到山上红灯一闪一闪而命名。

这个名称恐怕只有该区的人才知道。当忆年问悠悠可记得红灯山时，她红着脸，笑了笑，坚定的说：永远也不会忘记。

忆年再次来到这里时，上山的路已经被红白相间的胶条封住。据说这里快将被改建成一个旅游点，沿山路一直伸延的那堵墙上原来布满学生乱七八糟的涂鸦，现在却已让人清洗干净。山上的灯塔也都不看见了。

忆年在山脚的石墙前走过，他看到自己把一个沉默的影子投在上面，有点怀疑这里究竟是否他曾经到过的红灯山。

这时山坡上传来一声尖细的猫叫，忆年看见在那橙色的胶布围网后，一只黑猫踏在一枝发亮的钢条上。当忆年走近去时，猫便迅速跃起，消失于一个土堆后。

（八）

从 C 城来到 K 城的秘密调查员顺道来访中学同学忆年，可惜忆年却刚巧外出了。忆年的妻子纪月把他招呼进屋里，但调查员却发现她不经意的捏着裙角，



神色似乎有点慌张，而且好像希望他立即离去似的。

纪月犹豫了好一会才走进厨房里为调查员泡咖啡。坐在沙发上的调查员无意中看到放在茶几上一本黑色笔记本子，他好奇地翻开，里面只有一页写下了这么一句：

## 2 15 带黑色袋子到红灯山去

调查员看到「红灯山」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正是 C 城一个恐怖组织的分部。他一直怀疑死猫是恐怖分子为召集各地会员发动袭击的暗号，现在看来并非没有根据。

调查员试探着问纪月笔记本上写的是些什么，当纪月含糊其辞的说，那准是她患失忆症时的涂鸦，调查员更觉得纪月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没有等待忆年回来，调查员便把纪月秘密带走了。

## （九）

医生来到纪月家里时，发现大门敞开着，里面却空无一人。黄昏的阳光在客厅地板上，形成一个瘦窄的梯形。那些系在窗棂上的绳索还没有解下来，只是软弱无力地垂在那里。

站在门前的医生忽然好像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来到此地。他想，也许近来的工作实在太繁重了。

护士不知道医生回到诊所后，为何无端在门外挂上「休息」的木牌。闲着无聊的护士偷偷看到坐在办公椅上的医生把双脚架在书桌上，入神地看着一本小说。

小说的名字是《黑猫城市》。作者：普尔雅特维奇·鲁西。